

晋新0172

華東區財政經濟委員會
合作社工作指導委員會

書位號數 — — — — —

登記號碼 — — — — —

王繼塵撰

陶淵明先生評傳

世界書局印行



3 2169 1021 0

目次

一	淵明家世及少年期	一
二	求仕與歸田	三
三	學識之博大	九
四	率性之真持身之潔待人之誠	一七
五	傷時與憂世	二七
六	自然主義	三五
七	立言	四二
八	餘緒	四八

陶淵明先生評傳

王紹塵撰

一 淵明家世及少年期

不朽有三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是已。修身明道之謂德，業立於當時，澤流於後世者之謂功，以己之思想意志，憑文字以貽留後人者之謂言，是三者，惟立功一事，須視環境如何而爲；若德與言，則可以自力致之，而無求乎人者也。吾悲夫淵明之不遇其時，故雖有其德與志，而不得不以言傳，斯可哀已！

蓋東晉之末，政治之黑闇，社會之惡濁，可謂達於極點。其時所謂士也者，外託清談，以釣名實，則狗彘蠅營，寡廉鮮恥，無所不至。其極是真可謂天地晦，賢人退。而君子隱之時耶！而淵明適生於其時，回天無力，拯溺無方，且己身又爲宰輔之後，其會祖卽歷史上著名之陶侃，爲晉大司馬，卒封長沙公。祖名茂，曾任武昌太守。其父名爵，則史未載。至淵明時，已以力耕度日，是則其先世之廉潔，可以概見。世人之論淵明者，多以爲澹泊寧靜，如漢末之諸葛孔明，然亦有同者有不同者。孔明之躬耕之南陽，是以『不求聞達，苟全性命』爲職志，而淵明在少年時，頗具攬轡登清之志，

其意蓋以爲必先銷除害馬，乃可以安善良故，其雜詩之第五首云：

憶我少壯時，無樂自欣豫。猛志逸四海，騫翮思遠翥。往暮歲月積，此心稍已去。值歡無復娛，每每多憂慮。氣力漸衰損，轉覺日不如。壑舟無須臾，引我不得住。前途當幾許？未知止泊處。古人惜寸陰，念此使人懼。

所謂『猛志逸四海，騫翮思遠翥』者，固與『不求聞達，苟全性命』者，異其志趣矣！而其心，必銷除害馬者，因手無斧柯，非出以攝政、荆軻等之方法不可。故其詠荆軻云：

燕丹善養士，志在報強嬴。招集百夫良，歲暮得荆卿。君子死知己，提劍出燕京。素驥鳴廣陌，慷慨送我行。雄髮指危冠，猛氣衝長纓。飲錢易水上，四座列羣英。漸離擊悲筑，宋意唱高聲。蕭蕭哀風逝，淡淡寒波生。商音更流涕，羽奏壯士驚。心知去不歸，且有後世名。登車何時顧，飛蓋入秦庭。凌氣越萬里，逶迤過千城。圖窮事自至，豪主正怔營。惜哉劍術疏，奇功遂不成。其人雖已沒，千載有餘情。

讀此作，其慷慨激昂，爲何若哉！朱子語類云：『淵明詩，人皆說平淡，余看他自豪放，但豪放得來不覺耳！其露出本相者，是詠荆軻一篇，平淡底

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！愚按淵明少時，實豪氣縱橫，有不可一世之概，其平淡而返於自然，蓋中年以後，歷經患難，備嘗困苦，心理遂一變耳。再徵以擬法第八首云：

少時壯且厲，撫劍獨行遊。誰言行遊近，張掖至幽州。飢食首陽薇，渴飲易水流。不見相知人，惟見古時邱。路邊兩高墳，伯牙與莊周。此士難再得，吾行欲何求？

是明明以荆軻自任，苟遇知己，雖爲之犧牲身命，亦有所不惜。『首陽薇』、『易水流』，蓋卽表白此志者。乃世無鍾期其人，惟有對『路邊兩高墳』而歎歔長歎耳。此實淵明少年時代之真相也。

二 求仕與歸田

夫人者，大自然中一微塵也。環境變易，則生息於此環境中者，勢不得不隨之而改變，而衣食之於人也，古今來無數志士，無不爲其困束，俗語所謂『一錢逼死英雄漢』者，實爲鮑經世故者，始爲斯言。淵明雖豪傑之士乎，而母老家貧，不得不出而圖升斗之粟以供事仰，是亦勢所必至，理所當然者矣。故於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云：

弱齡寄事外，委懷在琴書。被褐欣自得，屢空常晏如。時來苟冥會，宛

轡憩通衢。投策命晨裝。暫與園田疏。眇眇孤舟逝。綿綿歸思紆。我行豈不遙。登降千里餘。目倦川途異。心念山澤居。望雲慙高鳥。臨水愧游魚。真相初在襟。誰謂形迹拘。聊且憑化遷。終反班生廬。

『聊且憑化遷』則其作鎮軍參軍者實爲不得已之舉。且於初出時。卽懷『終反』之念。非爲升斗而傾。乃羅大經云：『士豈能長守山林。長親簞笠。但居市朝軒冕時。要使山林之念不忘。乃爲勝耳。淵明「望雲望高鳥」四句。似此胸襟。豈爲外榮所點染哉！』此言也。未爲深知淵明者。夫以淵明之懷抱。乃世無第二『三顧草廬』之劉玄德。不得已出而爲武夫之僚屬。夫何外榮之可言哉！吾讀此詩。益歎衣食困人。實生無窮之感喟。蓋淵明之心。初以芟惡木去害馬爲懷。乃因知音未遇。困於衣食。而爲此舉耳。觀其與子儼等疏有云：

吾年過五十。少而窮苦。每以家弊。東西遊走。性剛才拙。與物多忤。自量爲己。必貽俗患。……少學琴書。偶愛閒靜。開卷有得。便欣然忘食。見樹木交蔭。時鳥變聲。亦復歡然有喜。常言五六月中。北窗下臥。遇涼風暫至。自謂羲皇上人。……

此雖晚年告子之言。實自道其少年時情狀也。所謂『性剛才拙。與物

多忤，』卽欲爲荆軻、聶政等之所爲，而亦未遇其時，未遇其人，於是乃回思『少學琴書』時之『義皇上人，』實人生最上之幸福矣！

宋書隱逸傳云：『淵明……親老家貧，起爲州祭酒，不堪吏職，少日，自解歸。州召主簿不就，躬耕自資，遂抱羸疾。復爲鎮軍建威參軍，謂親朋曰：「聊欲絃歌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？」執事者聞之，以爲彭澤令。公田悉令種秣稻，妻子固請種秫，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，五十畝種稻。郡遣督郵至，縣吏白，應束帶見之。潛歎曰：「我不能爲五斗米，（世俗以『五斗米折腰』連爲成語，故文氣不能一貫。余謂當以米字斷句。）折腰向鄉里小人。」卽日解印去職，賦歸去來。」云云，按此言『不堪吏職』者，卽淵明自言『與物多忤』也。而曰『聊欲絃歌爲三徑之資』，明志不在作一參軍而已。然因此而竟得令彭澤，方慶三徑之資有着，乃督郵至而賦歸去來，此所以不肯爲五斗米，而向鄉里小人折腰也。歸去來辭序云：

余家貧，耕植不足以自給，幼稚盈室，餽無儲粟，生生所資，未見其術，親故多勸余爲長吏，脫然有懷，求之靡途。會有四方之事，諸侯以惠愛爲德，家叔以余貧苦，遂見用於小邑。于時風波未靜，心憚遠役，彭澤去家百里，公田之利，足以爲酒，故便求之。及少日，眷然有歸與之

情何則！質性自然，非矯厲所得。飢凍雖切，違己交病。嘗從人事，皆口腹自役。於是慷慨，深媿平生之志。猶望一稔，當斂裳宵逝，尋程氏妹喪於武昌，情在駿奔，自免去職。仲秋至冬，在官八十餘日，因事順心，命篇曰歸去來，序乙巳歲十一月也。

蘇東坡曰：『孔子不取微生高，孟子不取於陵仲子，惡其不情也。淵明欲仕則仕，不以求之爲嫌，欲隱則隱，不以去之爲高。飢則扣門而乞食，飽則雞黍以延客，古今賢之貴其真也。』此言最能道出淵明真相。人之所以貴道德者，以其真耳。人而不能真，又何能云道德耶？舉一例以言之：盜賊娼妓，對非同夥之人，必不肯自承爲盜賊娼妓也；而身則究屬盜賊娼妓也，其不肯自承者，僞也，卽不能真也。以此例他，則凡人而不能真，只要瞞人，無惡不作矣。卽以求仕而言，亦何不可？官亦人所爲，何必諱言？乃見世人一心於求官者，必託一憂時救世之美名，甚者，必言作官而言服務，抑若就此職官，實有大不得已焉者，此卽僞也，不真也。及乎辦事棘手，或探得將被革黜，乃亟亟辭官以圖免譴，甚者，戀棧不舍，以強健之身，詐請病假，一面則竭其心力，鑽謀免黜者，亦僞也，不真也。准此，則如淵明之坦然自承，『求之靡途』，『家叔以余貧苦，遂見用於小邑』，『故便求之』。

是何等眞率耶！然以淵明如此純潔剛粹之性，折腰於鄉里小人，豈肯爲之！適因程氏妹喪，藉此去職，其不能竟言不肯「束帶」者，則當茲亂世，亦明哲保身不得已之舉動耳。嗚呼！士之律身處世，豈不難哉！

宋歐陽永叔言：「晉無文章，惟陶淵明歸去來辭。」故自宋迄清，選文者，未有遺淵明此篇者。然歸去來辭，文誠高矣，不見序則意不可見，且此序文，尤爲淵明一生出處大關鍵，凡敬慕淵明人格者，所不可不知者也。至於歸去來辭，則學者自讀古文時，卽已見及，故毋寧已焉。（選歸去來辭者，自蕭統文選，至清 姚鼐 古文辭類纂，皆不及序，實未知其故。）復次，歸去來辭文章之美，則如李格非云：「沛然如肺腑中流出，殊不見有斧鑿痕。」李公煥云：「休齋曰：『詩變而爲騷，騷變而爲辭，皆可歌也。辭則兼詩騷之聲，而尤簡邃焉者，漢武帝作秋風辭，一章二易韻，其節短，其聲哀，此辭之權輿乎。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，而自命曰辭，迨令人歌之，頓挫抑揚，自協聲韻，蓋其辭高甚，晉宋而下，欲追躡之不能。然秋風辭盡蹈襲楚辭，未甚敷暢，歸去來則自出機杼，所謂無首無尾，無始無終，前非歌而後非辭，欲斷而復續，將作而遽止，謂洞庭鈞天而不澹，謂霓裳羽衣而不綺，此其所以超於先秦之世而與之同範也。』」準是而論，「無

首無尾，無始無終，『斷而復續，作而遽止』之創作妙文，不見其序，安能測其指意之所在哉！

淵明自彭澤令罷歸後，即終身不復出，故其所作，大多在罷官以後。既知世不可爲，乃託於詩酒以遂其樂。天知命之生涯，其所遇之時代，誠可悲，而淵明己身之人格，遂自此定，是亦可喜之一事也。故其歸園田居云：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邱山。誤落塵網中，一去三十年。羈鳥戀舊林，池魚思故淵。開荒南野際，守拙歸園田。方宅十餘畝，草屋八九間。榆柳蔭後簷，桃李羅堂前。曖曖遠人村，依依墟里煙。狗吠深巷中，雞鳴桑樹顛。戶庭無塵雜，虛空有餘閒。久在樊籠裏，復得返自然。

自古達人高士，多信仰自然主義。莊生曰：『吾未嘗以此自多者，自以比形於天地，而受氣於陰陽，吾在天地之間，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。方存乎見少，又奚以自多？』又曰：『號物之數謂之萬，人處一焉。人卒九州，穀食之所生，舟車之所通，人處一焉。此其萬物也，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！』此闡發自然主義之綱要，淵明得之，遂得以泰然自適矣。故既已歸田，不得不求田家之樂處，故其歸園田居又云：

野外罕人事，窮巷寡輪軌。白日掩荆扉，虛室絕塵想。時復墟曲中，披

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，但道桑麻長。桑麻日已長，我土日已廣，常恐霜霰至，零落同草莽。

種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晨興理荒穢，帶月荷鋤歸。道狹草木長，夕露沾我衣。衣沾不足惜，但使願無違。

『常恐霜霰至，零落同草莽，』卽己身在天地間，雖不過大山中之一小石小木，而既爲此小石小木，則卽我之真我，安得不『晨興理荒穢，』『帶月荷鋤，』『芟去惡草，葆此豆苗，此又自然主義中之積極的而非消極的也。』卓哉淵明，邈乎遠矣！

復次古人言『詩中有畫，』『帶月荷鋤歸，』真一幅天然絕妙畫圖，令人冥想悠然神往，如此詩句，誰能續繪哉！

三 學識之博大

余少讀論語，見孔子曰：『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。』說者曰：『爲己，欲得之於己也。爲人，欲見之於人也。』余竊惑焉！夫世人爲學，孰不爲『己欲得』乎？而孔子又曰：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！』夫欲見知於人，非爲名乎？然則安有古今之異哉？及讀莊生書，乃恍然悟爲己爲人之義。徐無鬼曰：『所謂曖曖者，學一先生之言，則曖曖昧昧而私自說也。自

以爲足矣，而未知未始有物也，是以謂之曖昧者也。」是言也，卽「今之學者爲人」之確切注解也。何以言之？請更以韓非子之言證之。顯學篇曰：「孔墨之後，儒分爲八，墨離爲三，取舍相反不同，而皆自謂真孔墨。」此所學者，爲孔墨也，非爲己也，是爲人也。降及漢代，所謂經師儒生者，莫不以「抱殘守闕」爲務，「篤守家法」，不敢稍有踰越，非所謂「學一先生之言而私自說也」乎？甚者，說三四字之訓解，至一二萬言，破碎支離，於斯爲極，而究其結果，實絲毫無益於己，徒入主出奴，爲人而已。此謂之「爲人」也。

然則奚以爲「爲己」也？曰：爲己之學，吸取古人之長以爲己用也。知此義者，吾得二人焉。一曰漢末之諸葛孔明，其一卽晉末之淵明已。孔明讀書，但觀大略，而律身行事，粹然爲一大儒。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，卽孔子之「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」。此學得儒術之精義者也。然其治蜀，則獨取法家，嚴刑峻法，而不懼人之反對，且勸後主讀韓非子，以爲治國用人之必要，此則真可謂「學爲己」也已。而淵明「讀書不求甚解」，蓋亦卽意在吸取古人之精華以爲己用，何必章釋句解，始爲能事哉！至其所得，則於儒家道家，並採而鑄鑄之以爲我用也。今請詮述之於此。

欲知淵明所學之博大，須先明周秦學術之根本。春秋之末，孔子倡立儒家，而老子則倡立道家，二家對立，莫能軒輊也。稍後，則墨子始學於儒，而自爲墨家之學。（見淮南子）楊朱問道於老子，（見列子）而自成楊朱之學，此二家者，其根源亦出於孔老二子也。惟「儒」爲學者之通稱，孔子所教，皆先王之六藝，故「儒家」之名，不得不歸之於孔子。老子則縱論宇宙，以「道」在天地之先，其說既無人能更易之，故「道家」之名，遂屬之於老子。墨子之精神魄力，雄厚偉大，幾欲蓋過孔子，惟因「爲人太多，自爲太少」，未免有太過之弊，故卒不能與孔子相抗，而其宗派之名稱，則爲一「俠」字，亦猶孔子之「儒」，老子之「道」也。韓非子之顯學篇，暢論孔墨，而以「儒」「俠」對舉，故知墨子學派，名爲「俠」也。明乎此，則淵明少年時之「撫劍獨行遊」，以及太息荆軻之奇功不成，蓋以俠自許矣！是墨學也。迨夫中更閱歷，學日博深，則並儒道揚之精華而採擷之，且能食而化之，未易見其痕迹也。試一證之飲酒第十五首云：

少年罕人事，游好在六經。行行向不惑，淹留遂無成。竟抱固窮節，飢寒飽所更。敝廬交悲風，荒草沒前庭。披褐守長夜，晨雞不肯鳴。孟公

不在茲，終以翳吾情。

此云『向不惑』，是淵明將四十歲時所作也。其棄官歸田時，年才三十歲。——如『誤落塵網中，一去三十年。』又飲酒第十七首：『疇昔苦長飢，投來去學仕。將餐不得節，凍餒固纏己。是時向立年，志意多所耻。遂盡介然分，拂衣歸田里。』——至此已幽居十年，而澄觀時局，則漫漫長夜，無復明時，故曰：『披褐守長夜，晨雞不肯鳴』也。雖然如此，但少年所游好之六經，亦愈治而愈深矣！故飲酒第十八首，復暢說之曰：

羲農去我久，舉世少復真。汲汲魯中叟，彌縫使其淳。鳳鳥雖不至，禮樂暫得新。洙泗輟微響，漂流逮狂秦。詩書復何罪，一朝成灰塵！區區諸老翁，爲事誠殷勤。如何絕世下，六籍無一親。終日馳車走，不見所問津。若復不快飲，空負頭上巾。但恨多謬誤，君當恕醉人。

此言舉世無一親儒術之人，所謂士者，惟知『終日馳車』，以蠅營狗苟，於人生道義，不知顧問也。然雖如此痛斥，當日士人之行爲，而因己蠶食工夫，已臻深至，故復繼之曰：『但恨多謬誤，君當恕醉人。』此可見其從容大雅矣！又飲酒廿第四首云：

安貧守賤者，自古有黔婁。好爵吾不榮，厚饋吾不酬。一旦壽命盡，弊

服仍不周。豈不知其極。非道故無憂。從來將千載。未復見斯儔。朝與
仁義生。夕死復何求！

孔子曰：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！』非卽淵明此詠乎！

諸葛孔明以用世之關繫，其學於孔子之儒家以外，政治則採商韓，兵
法則取孫吳。淵明無用世之時與遇，故於孔子之儒家以外，則採老莊之
道家以自娛，此所以稍異也。今再將淵明於道家之學，述之如下：

老子惡當時之文物，徒爲大盜竊踞之工具，乃欲返於太古無文物制
度之時，所謂『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，使民重死而不遠徙，雖有舟輿，
無所乘之。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。使民復結繩而用之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
居，樂其俗，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來。』淵明之桃花
源詩，正與此同一意義。序曰：

晉太元中，武陵人，捕魚爲業。緣溪行，……便得一山。山有小口，髣髴
若有光，便捨船，從口入。初極狹，纔通人。復行數十步，豁然開朗。土地
平曠，屋舍儼然，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屬。阡陌交通，雞犬相聞。其中往
來種作，男女衣著，悉如外人。黃髮垂髫，並怡然自樂。見漁人，乃大驚，
問所從來，具答之。便要還家，設酒，殺雞，作食。村中聞有此人，咸來問

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，率妻子邑人，來此絕境，不復出焉。遂與外人間隔。問今是何世，乃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。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，皆歎惋。餘人各復延至其家，皆出酒食，停數日，辭去。此中人語云：『不足爲外人道也。』

與老子所言，竟出一轍矣！蓋深慨夫世之爭權奪利者，其根源無不由於爲政柄，故隱約其辭曰：『乃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』也。嗟乎！自來負篋以趨之帝王，有一不爲大盜者乎！使無此大盜，則爭地之慘劇，無從發生，豈不『怡然自樂』哉！然此感慨，則寄於詩序，固未能盡洩之也。故詩實不可不讀。詩曰：

嬴氏亂天紀，賢者避其世。黃綺之商山，伊人亦云逝。往迹復復湮，來徑遂蕪廢。相命肆農耕，日入從所憩。桑竹垂餘蔭，菽稷隨時藝。春蠶收長絲，秋熟靡王稅。荒路曖交通，雞犬互鳴吠。俎豆猶古法，衣裳無新製。童孺縱行歌，斑白歡游詣。草榮識節和，木衰知風厲。雖無紀歷志，四時自成歲。怡然有餘樂，于何勞智慧！奇蹤隱五百，一朝敞神界。淳薄既異源，旋復還幽蔽。借問游方士，焉測塵囂外。願言躡輕風，高举尋吾契。

道家此種學說，雖未免有『開倒車』之謂，然其揭穿政治之黑暗惡濁，實非儒墨學者所能及。淵明身遭亂世，目擊士行之墮落，慨然屏斥權利學說，於此等處，獨宗道家，有以也夫！

又飲二疏詩云：

大象轉四時，功名者自去。借問袁周來，幾人得其趣？游目矚廷中，二疏復此舉。高嘯返舊居，長揖儲君傅。餞送傾皇朝，華軒盈道路。離別情所悲，餘榮何足顧。事勝感行人，賢哉豈常譽。厭厭閭里歡，所營非近務。促席延故老，揮觴道平素。問金終寄心，清言曉未悟。放意樂餘年，遑恤身後慮。誰云其人已，久而道彌著。

二疏之潔身引退，即老子『知足不辱』之義。淵明棄官而遁，雖未盡同，而薄於功利，則一也；故極推揚之。道家學說之流衍於後世者，此亦其一端也。此外淵明又有採取楊朱學說者，飲酒第三首云：

道喪向千載，人人惜其情。有酒不肯飲，但顧世間名。所以貴我身，豈不在一生？一生復能幾，倏如旋電驚。鼎鼎百年道，持此欲何成！

今按楊朱學說之傳於世者，僅見於列子之楊朱篇，而其言與淵明此詩，正如出於一人之口。如『楊朱曰：「百年壽之大齊，得百年者，千无一

焉！設有一者，孩抱以逮昏老，幾居其半矣！夜眠之所，晝覺之所，又幾居其半矣！痛疾哀苦，亡失憂懼，又幾居其半矣！量十數年之中，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，亦亡一時之中爾，則人之生也，奚爲哉？奚樂哉？爲美厚爾，爲聲色爾，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，聲色不可常翫聞，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，名法之所進退，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，規死後之餘榮，僞僞爾，順耳目之觀聽，惜身意之是非，徒失當年之至樂，不能自肆於一時，重囚累梏，何以異哉？」此卽『鼎鼎百年內，持此欲何成』之正確解釋也。又曰：『原憲寔於魯，子貢殖於衛。原憲之寔損生，子貢之殖累身。然則寔亦不可，殖亦不可，其可焉在？曰：「可在樂生，可在逸身。」故善樂生者，不寔，善逸身者，不殖。』此非卽『所以貴我身，豈不在一生』乎？湯沐又記子產相鄭，有兄曰公孫朝，弟曰公孫穆，朝好酒而穆好色，子產勸之。朝穆曰：『吾知之久矣！擇之亦久矣！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！凡生之難遇，而死之易及，以難遇之生，俟易及之死，可就念哉！……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，欲以說辭亂我之心，榮祿喜我之意，不亦鄙而可憐哉！』此又與『有酒不肯飲，但願世間名』、『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』何以異哉？而飲酒第十一首復伸言之曰：

顏生稱爲仁，樂公言有道。屢空不獲年，長飢至于老。雖留身後名，一生亦枯槁。死去何所知，稱心固爲好。客養千金軀，臨化消其實。裸葬何必惡，人當解意表。

是則楊朱論送死之微意也。此我所謂淵明兼採古人之學，以爲己用也。善哉！莊生之言曰：『百家之學，……多得一察焉，以自好，譬如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，猶百家衆技也，皆有所長，時有所用。』又曰：『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！……皆原於一，不離於宗，謂之天。』若淵明者，殆莊生所謂『天』者乎！其學無所不窺，無所不受，譬如大海之容納百川而不見其溢，彼暖暖姁姁守一先生之言者，烏能窺天人之高，海之大哉！

總而言之，淵明少年時，嫉惡如仇，頗思任俠以誅鋤害馬，其學有類於墨子。晚年知事不可爲，逃於詩酒以終其天年，則近於老莊與楊朱，而守身之嚴，赴義之勇，不汲汲於富貴，不戚戚於貧賤，又深得孔顏之樂處，此則觀其行，讀其言，而可以深知其人格者也。嗚呼！孰謂斯人而可多得也哉！

四 率性之真持身之潔待人之誠

上章言淵明之學，無所不窺，如大海之納百川而不見其溢。茲再一述其率性之真，持身之潔，待人之誠，可乎！

梁昭明太子蕭統，既編淵明之集，復爲之作傳，其推崇之也至矣！然於集序則曰：『白璧微瑕，惟在閑情一賦。』是則未免冬烘之見，未知大人君子之真性情也。禮曰：『人情以爲田。』又曰：『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』而孟子亦曰：『食，色，性也。』夫情爲人生所固有，其來也本於天，爲人焉而可無情，則莊生所嗤之『陳人』而已。尙有生氣之可言哉！夫閑情賦全文具在，瑕在何處？請世人一公評之。賦曰：

夫何瓌逸之令姿，獨曠世以秀羣。表傾城之豔色，期有德於傳聞。佩鳴玉以比潔，齊幽蘭以爭芬。淡柔情於俗內，負雅志於高雲。悲晨曦之易夕，感人生之長勤。同一盡於百年，何歡寡而愁殷。褰朱幃而正坐，汎清瑟以自欣。送纖指之餘好，攘皓袖之繽紛。瞬美目以流盼，含言笑而不分。曲調將半，景落西軒。悲商叩林，白雲依山。仰睇天路，俯促鳴絃。神儀嫵媚，舉止詳妍。激清音以感余，願接膝以交言。欲自往以結誓，懼冒禮之爲讐。待鳳鳥以致辭，恐他人之我先。意惶惑而靡寧，魂須臾而九遷。願在衣而爲領，承華首之餘芳。悲羅襟之宵離，怨

秋夜之未央。願在裳而爲帶，束窈窕之纖身。嗟溫涼之異氣，或脫故而服新。願在髮而爲澤，刷玄鬢于積肩。悲佳人之屢沐，從白水以枯煎。願在眉而爲黛，隨瞻視以閒揚。悲脂粉之尙鮮，或取毀于華妝。願在莞而爲席，安弱體于三秋。悲文茵之代御，方經年而見求。願在絲而爲履，附素足以周旋。悲行止之有節，空委棄於牀前。願在晝而爲影，常依形而西東。悲高樹之多蔭，慨有時而不同。願在夜而爲燭，照玉容於兩楹。悲扶桑之舒光，奄滅景而藏明。願在竹而爲扇，含淒颼於柔握。悲白露之晨零，願衿袖以緬邈。願在木而爲桐，作膝上之鳴琴。悲樂極以哀來，終推我而輟音。考所願而必違，徒契契以苦心。擁勞情而罔訴，步容與於南林。栖木蘭之遺露，翳青松之餘蔭。儻行行之有覲，交欣懼於中襟。竟寂寞而無見，獨悄悄以空尋。歛輕裾以復路，瞻夕陽而流歎。步徙倚以忘趣，色慘悽而矜顏。葉燮燮以去條，氣淒淒而就寒。日負影以偕沒，月媚景於雲端。鳥懷聲以孤歸，獸索偶而不還。悼當年之晚暮，恨茲歲之欲殫。思宵夢以從之，神飄颻而不安。若憑舟之失櫂，譬緣崖而無攀。于時畢昂盈軒，北風淒淒。惘惘不寐，衆念徘徊。起攝帶以伺嚴，繁霜燦於素階。雞斂翅而未鳴，笛流聲遠。

以清哀。始妙密以閑和，終寥亮而藏拙。意夫人之在茲，託行雲以送懷。行雲逝而無語，時奄冉而就過。徒勤思以自悲，終阻山而帶河。迎清風以祛累，寄弱志於歸波。尤蔓草之爲會，誦邵南之餘歌。坦萬慮以存誠，懸盜情于入還！

今試以賦爲璧，以學者爲匠人，延名匠觀察此璧，其瑕也，究在何處？彼蕭統之目，豈非與水母同其質，隨如蝦之腐儒，而肆其簣鼓乎！且夫詩三百，孔子會一言以蔽之曰：『思無邪』矣！若夫『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』，『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』，何以謂之『無邪』乎！蓋情者，人生之正道，人而無情，則『乾坤或幾乎息矣！』湯曰：『天地氤氲，萬物化醇；男女媾精，萬物化生。』何莫由夫情也！且淵明之賦閑情也，不過意中偶然有此思想而已。若夫『蕭堂兮美人，忽獨特與予。今目成』，彼屈原者，將爲天地間作俑之大罪人哉！

世之腐儒，關於男女之情，不但許筆之於書，而且不許出之於其口。雖然，『世上無如人欲險，幾人到此誤平生。』卽不賦閑情，而且實施其肉慾矣！彼不肯筆之於其書，不肯出之於其口者，庸詎知其心意中，曷嘗不念茲在茲乎！夫有其念而必對人言，其無則與吾上文所言盜賊之不

肯自承爲盜賊，娼妓之不肯自承爲娼妓者，又何以異哉！今夫淵明則不然，一生雖未遇情人，而因心之所思，坦白光明，作賦以宣之，若然者，豈世之腐儒所能知哉！悠悠之口，尙敢輒訕淵明哉！然則淵明之賦閑情也，真之至，而無絲毫之僞，雜於其間也。詩曰：『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！』雖不能止，心嚮往之。『如淵明之真，真大地上之高山也。』吾讀賦，不禁爲之神往！

且不特此也。本傳載『貴賤造之者，有酒輒設，潛若先醉，便語客：『我醉欲眠，卿可去。』』而史官亦從而贊之曰：『其真率如此。』是則淵明率性之真，久已成爲定評矣！今人對友或客，雖心中厭惡其人，而在表面，則必故爲敷衍，明明欲客之去，亦必假留以爲能盡主人之義務，是則無異娼妓之待狎客，所以者何？不能真而已矣！故淵明天性之真，不必求之他事，卽此——我醉欲眠，卿可去——一語，亦已顯露無餘地矣。

所謂持身之潔者，何也？總持澹澹，示瀟灑注簿云。

天道幽且遠，鬼神茫昧然。結髮念善事，僶俛六九年。弱冠逢世阻，始室喪其偏。炎火屢焚如，螟蟻恣中田。風雨縱橫至，收斂不盈廛。夏日長抱飢，寒夜無被眠。造夕思雞鳴，及晨願鳥遷。在己何怨天，離憂懷目前。吁嗟身後名，于我若浮煙。慷慨獨悲歌，鍾期信爲賢。

淵明自三十歲去官歸田，至此五十四歲，已二十四年矣！其作官本思數衍一年，（歸法來辭序云：『猶望一稔，當斂裳宵遯』）博微資以度下半世生活，無奈不肯『折腰向鄉里小兒』，僅任入十餘日，故其貧如故可知也。此二十四年中，力耕以資衣食，（顏延之陶徵士誄云：『少而貧苦，居無僕妾，井臼弗任，藜藿不給。母老子幼，就養勤匱。其貧苦可見』）而焚如之旱，風雨之水，螟蟻之蝕，致收斂不能盈廬，飢寒之迫，可謂極矣！如『造夕思雞鳴，及晨願烏遷』，皆自述度日之困難也。處此困難之境，竟有人焉，邀之以爵祿，詎有不就者乎！乃淵明則潔身自持，決不爲無恥之仕。昭明所著淵明傳云：『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，偃臥瘠餒，有日矣！道濟曰：『賢者處世，天下無道則隱，有道則至。今子生文明之世，奈何自苦如此！』對曰：『潛也何敢望賢，志不及也。』道濟饋以梁肉，麾而去之。』此其持身之潔，爲何如耶！即首陽之薇，亦不過如此而已。此事飲酒第九首亦及之。詩云：

清晨聞叩門，倒裳往自開。問子『爲誰與？』田父有好懷。壺漿遠見候，疑我與時乖。『鑿鑿茅簷下，未足爲高栖。舉世皆尚同，願君汨其泥。』『深感父老言，稟氣寡所諧。紆轡誠可學，違己詎非迷。且共歡

此。飲。吾。驚。不。可。回。」

此明明指檀道濟請其出仕事，真所謂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者矣！然淵明非傲物絕俗，不近人情之人也。其對人也，無不出於真誠，而獨於檀道濟所饋之梁肉，必麾而去之者，吾意道濟之人品，必有不可與交之故在，否則如本傳所載：「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，不能致也。潛嘗往廬山，宏令潛故人龐通之，齋酒具於半途栗里要之。潛有脚疾，使一門生二兒轡籃輿，既至，欣然便共飲酌。俄頃，宏至，亦無忤也。」由此觀之，則淵明非傲物絕俗者也。此事飲酒詩中亦及之。第十四首云：

故人賞我趣，絜壺相與至。班荆坐松下，數斟已復醉。父老雜亂言，飭酌失行次。不覺知有我，安知物爲貴！悠悠迷所留，酒中有深味。

觀此詩所言，並無忤人之意。雖「不覺知有我，安知物爲貴」，有似乎微辭，然非斥宏之人，不過言刺史雖尊貴，在我眼中，若無有焉爾。曰「父老雜亂言」者，以我眼中，只有汝之人而不知汝之刺史也。措辭微婉，遂使粗心者讀之，不覺其妙耳！此淵明之所以不可及也。又九日閒居序云：「余閒居，愛重九之名，秋菊盈園，而持醪靡由，空服九華，寄懷於言。」詩云：

世短意常多，斯人樂久生。日月依辰至，舉俗愛其名。露寢暗風息，氣徹天象明。往燕無遺影，來雁有餘聲。酒能祛百慮，菊解制積齡。如何蓬廬士，空視時運傾。塵爵恥虛曩，寒華徒自榮。斂襟獨閒謠，緬焉起深情。棲遲固多娛，淹留豈無成。

按此詩亦爲王宏而作也。世說新語引續晉陽秋云：『陶元亮九日無酒，宅邊東籬下菊叢中，摘盈把坐其側，未幾望見白衣人至，乃王宏送酒也。即使就酌，醉而後歸。』然則宏之敬愛淵明，爲何如哉！而此數語，又宛然一極妙畫圖已。又答龐參軍云：

相知何必舊，傾蓋定前言。有客賞我趣，每每顧林園。談諧無俗調，所說聖人篇。或有數斗酒，閒飲自歡然。我實幽居士，無復東西緣。物新人惟舊，翫毫多所宣。情通萬里外，形跡滯江山。君其愛體素，來會在今年。

『相知何必舊，』則尙係初交，乃云『傾蓋定前言，』眞所謂一見如故矣！至『情通萬里外』四句，情眞語摯，雖久與道義之交，亦何以加茲。蓋幽居單調，岑寂已久之人，忽得良友，正如空谷足音，安得不蚤然而喜哉！若夫停雲之篇，新膠熟而思親友，益知其非離世絕俗之人，而詩則溫

柔敦厚，置之三百篇中，亦何嘗有遜色哉！茲備錄之。詩云：

靄靄停雲，濛濛時雨。八表同昏，平路伊阻。靜寄東軒，春醪獨撫。良朋悠邈，搔首延佇。

停雲靄靄，時雨濛濛。八表同昏，平陸成江。有酒有酒，閒飲東窗。願言懷人，舟車靡從。

東園之樹，枝條載榮。競用新好，以招余情。人亦有言，日月于征。安得促席，說彼平生。

翩翩飛鳥，息我庭柯。斂翮閒上，好聲相和。豈無他人，念子實多。願言不獲，抱恨如何？

以此見淵明實極愛友朋之人也。不特此也，因離羣索居，甚至遷居以就友。移居詩云：

昔欲居南村，非爲卜其宅。聞多素心人，樂與數晨夕。懷此頗有年，今日從茲役。敝廬何必廣，取足蔽牀席。鄰曲時時來，抗言談在昔。奇文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。

春秋多佳日，登高賦新詩。過門更相呼，有酒斟酌之。農務各自歸，閒暇輒相思。相思則披衣，言笑無厭時。此理將不勝，無爲忽去茲。衣食

當須紀力耕不吾欺。

愛友之切，於此可見一斑。然淵明雖酷愛友朋，而於學術道義有不合處，則不肯苟同。雜詩云：『奈何五十年，忽已親此事。』李公煥注云：『此靖節年五十作也。』時義熙十年，甲寅初，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，集緇素百二十有三人，於山西巖下，設若臺精舍，結白蓮社，歲以春秋二節，朝宗靈像。及是秋七月二十八日，命劉遺民撰同誓文，以申嚴斯事。其間譽望尤著，爲當世推重者，號社中十八賢。劉遺民、張鎰、雷次宗、宗炳、周續之、張野等預焉。時祕書丞謝靈運，才學爲江左冠，而負才傲物，少所推挹。一見遠公，遽改容致敬，因於神殿後鑿二池，植白蓮，以規求入社。遠公察其心，雖拒之。靈運晚節疏放不檢，果不克令終。……靖節與遠公，雅素爲方外交，而不願齒社列。遠公遂作詩博酒，鄭重招致，竟不可訕。按梁僧慧皎高僧傳：『遠公持律精苦，雖玻酒米汁及蜜水之微，且誓死不犯。』乃欽靖節風概，顧我能致之者，力爲之不暇卹。靖節反麾而謝之。』又李元中蓮社圖記云：『遠公結社廬山，……陶潛時棄官居栗里，每來社中，或時纔至，便攢眉迴去。遠師愛之，欲留不可。道士陸修靜，居簡寂觀，亦常來社中，與遠相善。遠自居東林，足不越虎溪。一日，送陸道士，忽行過溪，相持而笑。又

常令人注酒引淵明來，故詩人有「愛陶長官醉兀兀，送陸道士行盪盪」法。酒過溪俱破戒，彼何人斯。師如斯！又云：「陶令醉多招不得，謝公心亂去還來。」皆其事也。」以上二記觀之，以遠公之慧眼，拒靈運而招淵明，其識力可謂高絕，而淵明與遠公又爲方外交，然於學術道義之異，其不肯苟同也如此，以視才華蓋世之謝靈運，求入社而反被拒絕者，真所謂人之度量相越，不可以道里計矣！復次，淵明於中國固有之學術，固無所不窺，且尤篤嗜老莊，而律身則固一純粹之儒者，此記云：「釋遠公陸道士及淵明爲友，是則儒釋道三教一堂矣，乃均能互相敬愛，絲毫不見有入主出奴之微痕，真可謂『古之學爲己』者矣！嗚呼！亂世之中，乃有三賢者，嘯傲於風月山水之間，不惟爲曠代希有之佳話，實亦存一線之正氣於天地間也，嗚呼！可以風矣！」

五 傷時與砭世

嗚呼！吾讀莊生濠濮之篇，未嘗不廢書而三歎也。「世俗所謂智者，有不爲大盜積者乎？所謂聖者，有不爲大盜守者乎？」蓋自曹魏司馬晉而降，有不爲大盜行者乎？吾前言東晉之末，政治之黑闇，社會之惡濁，固與淵明一生相始終者也。夫以高尚純潔之淵明，處茲黑闇惡濁之時代，則

將奈之何哉！而淵明以宰輔之後，對於故君之顛沛流離，詎有不動於心乎哉！蓋自會稽王司馬道子及其子元顯當國，政治卽已不堪聞問。未幾而桓玄公然負匱揭篋，擔囊而趨，寄奴英武，冠於羣雄，豈徒爲『司馬德宗之曹操』而已！蓋實舉曹操不司馬昭司馬炎而一身兼之也。淵明對此，除日在醉鄉外，又安得不略抒其情懷哉！而其音，則大半託之於擬注諸篇如：

榮榮窗下蘭，密密堂前柳。初與君別時，不謂行當久。出門萬里客，中道逢嘉友。未言心先醉，不在接杯酒。蘭枯柳亦衰，遂令此言負。多謝諸少年，相知不忠厚。意氣傾人命，離隔復何有！

仲春遘時雨，始雷發東隅。衆蛰各潛駭，草木從橫舒。翩翩新來燕，雙雙入我廬。先巢故尚在，相將還舊居。自從分別來，門庭日荒蕪。我心固匪石，君情定何如！

種桑長江邊，三年望當採。枝條始欲茂，忽值山河改。柯葉自摧折，根株浮滄海。春蠶既無食，寒衣欲誰待！本不植高原，今日復何悔！

擬古八首，此第一首、第三首、第八首也。第一首總陳時局，諸少年初出山時，皆未言心醉之嘉友，乃會幾何時，卽負前言，斯不忠厚矣！然而結果

則「蘭枯柳亦衰」夫何爲哉！第二首似指劉裕誅桓玄，晉帝復辟事，所以有「先巢故尚在，相將還舊居」之言。第八首指晉室東遷，以至於亡，悼其根株本薄，勢必自摧折，至無衣食而後已。旨微而婉，實亦義正而辭嚴，非他人所能及也。而擬古第四首，則更爲驚心動魄之言，詞曰：

迢迢百尺樓，分明望四荒。暮作歸雲宅，朝爲飛鳥堂。山河滿目中，平原獨茫茫。古時功名土，慷慨爭此場。一旦百歲後，相與還北邙。松柏爲人伐，高墳互低昂。積基無遺主，遊魂在何方。榮華誠足貴，亦復可憐傷。

此箴當時爭帝王之可憐，然而從古已然矣！中間「松柏爲人伐，高墳互低昂」一聯，尤爲痛切。吳梅邨竊取此意，作行路難，詞云：「君不見南山松柏何蔥青，於世無害人無爭！斧聲丁丁滿崖谷，不知其下何王陵！玉箱夜出寶衣盡，冬青葉落吹魚燈。石馬無聲缺左耳，豐碑倒折纏枯籐。當時公卿再拜下，車過今朝蔓草居人耕。」是非即取淵明二語而成哉！古人之文，所以可貴者，以其言簡意賅，後人用其一二語，而變化鏗鏘之，卽可以成佳作，卽如梅邨此詩，豈非蒼涼激楚，名大家之作品，詎知其來源實出淵明之十個字乎！（按石頭記以唐人詩「墟里上孤煙」出於淵

明『依依墟里煙』與此正同）

魏之篡漢，晉之篡魏，對於亡國之君，尙得保留其生命。至劉宋篡晉，則變本加厲，亦可謂後來居上矣！晉帝既廢，又復鳩之。鳩之不得，乃竟賊之。淵明述酒一篇，使人不易索解，蓋明哲保身，不得不爲此隱語耳！詩云：

重離照南陸，鳴鳥聲相聞。秋草雖未黃，融風久已分！素礫晶修渚，南嶽無餘雲。豫章抗高門，重華固靈墳。流淚抱中歎，傾耳聽司晨。神州獻嘉粟，西靈爲我馴。諸梁董師旅，羊勝喪其身。山陽歸下國，成名猶不勤。卜生善斯牧，安樂不爲君。平王去舊京，峽中納遺薰。雙陵甫云育，三趾顯奇文。王子愛清吹，日中翔河汾。朱公練九齒，閒居離世紛。峨峨西嶺內，偃息常所親。天容自永固，彭殤非等倫。

按此詩皆屬隱語，實難索解，故黃山谷云：『此篇有其辭亡其義，似是讀異書所作，其中多不可解。』世人復多紛紛猜說，至清陶樹作陶淵年譜，始全首疏通之。其言曰：『述酒詩自韓子蒼湯東澗發其端，而詞意未悉，至以羊勝爲梁孝王羊勝之事，以「卜生善斯牧」爲魏文侯事，卜子夏皆牽附無義，不如黃文煥注爲善。至「平王去舊京」以下，則注家無一得其意者。蓋自篇首「重離照南陸」至「重華固靈墳」此述晉室

南渡之後，偏安江左，浸以式微。至零陵而王氣遂盡。（「南嶽無餘雲」，謂零陵也。零陵在衡湘間，故以南嶽爲言。）纂弑以成，敘述明顯。「旒淚抱中歎」以下，乃再三反覆，以痛之。「神州嘉粟」，「西靈我則」，此用穆天子傳西王母諸國獻芻諸事，謂西晉全盛時，五胡未亂，四夷賓服也。今不可見矣！次則羊勝亂楚，而沈諸梁董師復之，謂東晉初有王敦蘇峻之亂，卽有陶侃溫峤之功，國猶有人也。今亦不可見矣！又下則山陽禪魏，猶獲令終，不事急急翦除，而今亦不可復見焉！至以萬乘求爲匹夫，不得，此牧人所以不願爲君也。「平王去舊京」以下，謂晉自遷江左，而中原沒於鮮卑，劉裕平姚泓，修復晉五陵，置守衛，國耻甫雪，而纂弑已成也。薰蕪，史記五帝本紀作葷粥，周本紀作薰育，薰蕪並通。峽，蓋郊鄆，成王定鼎於郊鄆，今洛陽峽郊通也。晉五陵在洛陽，不敢顯言五靈，故曰「雙陵」，蓋亦以嶠之二陵亂其辭其實，若除宣景文三王不數，則武惠二帝，正雙陵耳。三趾，乃曹魏受禪之祥，左太冲魏都賦：「莫黑匪鳥，三趾而來。」注：「延康元年，三趾鳥見於郡國。」裕受禪時，太史令陳符瑞天文數十事也。「王子愛清吹」以下，則以子晉棄位學仙，願世世勿生天王家之歎也。「朱公練九齒，閒居遺世紛」，乃遭亂世而思遐舉之心也。「天

容自永固。」謂天老容成，與下彭殤爲對，言富貴不如長生，卽楚辭思遠遊之旨也。淵明此詩，至千數百年後，乃始有人解釋明白，古人之文，誠不易讀哉！

對於晉宋易代之慨歎，述酒以外，尙不少微言，尤顯而加以筆誅者，莫如讀山海經第十一首。詩曰：

巨猾肆威暴，欽鴆建帝旨。竊竄強能變，祖江遂獨死。明明上天鑒，爲惡不可履。長桎固已劇，鷙鷙豈足恃。

陳祚明曰：『不可如何，以筆誅之。今茲不然，以古徵之。人事既非，以天臨之。』蓋此首實詠劉裕之弑晉帝也。『長桎固已劇』，是幽囚之不足而必致其生命也。祚明謂『以古徵之』，此實淵明不得已之舉，所以著於山海經者，則以山海經中，本多鬼怪，易以爲喻，非以古爲徵也。否則如謝靈運之『韓亡子房奮，秦帝魯連恥』，卽招斷頭之禍矣！

吾言政治黑闇，與社會惡濁，實與淵明相終始。蓋政治之與社會，實互相爲因，互相爲果者也。政治清明，則風從草偃，必無混濁之社會；社會嚴肅，則監督峻厲，自亦無腐敗之政治。此學理之可徵者也。東晉之末，在上者既篡弑相仍，而在下之士夫，安能望其有廉恥而崇操守乎！此必然之

勢也。善哉！朱文公語錄曰：『晉宋人物，雖曰尙清高，然個個要官職。這邊一面清談，那邊一面招權納貨。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此，所以高於晉宋人物。』按朱子對於三代以後人士，少所推崇，而獨不得不心折淵明，自非淵明品學之高潔，不能得此。而淵明對於當時士人墮落之感慨，蓋尤痛於帝室之傾覆焉。飲酒第六首云：

行止千萬端，誰知非與是？是非苟相形，雷同共譽毀。三季多此事，達士似不爾。咄咄俗中愚，且當從黃綺。

所言『咄咄俗中愚』，卽朱子所說這邊那邊之徒也。若輩自以爲智極，在達士眼中，則真愚之尤者也。又第十三首云：

有客常同止，取舍邈異境。一士常獨醉，一夫終年醒。醒醉還相笑，發言各不領。規規一何愚，兀傲差若穎。寄言酣中客，日沒燭當秉。

『常同止』者，與已夙昔相同伴之人也。乃因社會惡濁，見功利而心遷，此最可慨歎者也。『一士常獨醉』者，喻己之不得不託於酒以自處也。屈子言『衆人皆醉我獨醒』，而淵明反言之，益見其學識之淵邈，真無可無不可也。蓋屈子少年氣盛，淵明則老而彌澹，處此滔滔皆是之時局，行將何之乎？故於擬古第六首訴之曰：

蒼蒼谷中樹，冬夏常如茲。年年見霜雪，誰謂不知時！厭聞世上語，結友到臨淄。稷下多談士，指彼決吾疑。裝束既有日，已與家人辭。行行停出門，還坐更自思。不畏道里長，但畏人我欺。萬一不合意，永爲世笑嗤！

常懷悲憤，未嘗不欲挽此狂瀾，及一再思，知決無益，故不如其已也。寄託幽深，於此可見。其擬古第二首，正表明欲出之意。詞曰：

辭家夙嚴駕，當往至無終。問君今何行，非商復非戎。聞有田子泰，節義爲士雄。斯人久已死，鄉里習其風。生有高世名，既沒傳無窮。不學狂馳子，直在百年中。

『狂馳子』亦卽上所舉之『俗中愚』。若輩何以至此耶？蓋因學無根柢，遂不得不如陌上塵，逐風飄轉耳。雜詩第一首，卽寄此慨也。曰：

人生無根蒂，飄如陌上塵。分散逐風轉，此已非常身。落地爲兄弟，何必骨肉親。得歡當作樂，斗酒聚比鄰。盛年不重來，一日難再晨。及時當勉勵，歲月不待人。

『落地爲兄弟』卽『四海兄弟』，『民吾同胞』之意。而今次第墮落，士氣消亡，此其隱痛，尤甚於一家之興替也。昔日四海皆兄弟者，今皆

與我隔絕。今則僅有『斗酒聚比鄰』耳。然而耿耿此心，終難遽死，乃復勉以『歲月不待人』。人固貴立志也。故第二三首復繼之曰：

白日淪西阿，素月出東嶺。遙望萬里輝，蕩蕩空中景。風來入房戶，夜中枕席冷。日月擲人去，有志不獲騁。念此懷悲懷，終曉不能靜。

榮華難久居，盛衰不可量。昔爲三春萼，今作秋蓮房。嚴霜結野草，枯悴未遽央。日月還復周，我去不再陽。眷眷往昔時，憶此斷人腸。

耿耿此心，終難遽滅，己身雖早經決定，而素志自不能完全消滅，否則眞成槁骸死灰，非復人生矣！此旨，亦於讀《山海經》中表出之。第十首云：

精衛銜微木，將以填滄海。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。同物既無慮，化去不復悔。徒設在昔心，良晨詎可待？

精衛填海，固知無益於事矣，乃云『猛志固常在』者，亦猶『是知其不可而爲之』之心也。嗚呼！此淵明之所以爲淵明，與離世絕俗者之所以異也。然則人也者，『形固可使若槁骸，心固可使若死灰乎！』此南伯子纂之所以隱几而坐，仰天而嘯者也。世之一孔之徒，烏足知此乎哉！

六 自然主義

老子曰：『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』蓋人在宇宙間，固不及

一小木小石之在大山也。縱橫萬里，上下千年，無論若何之豪傑聖賢，終逃不出此大自然之外。彼佛家之涅槃，亦曷嘗非此大自然中之一義耶？不過深者見深，淺者見淺而已耳。淵明之身世環境，可謂至惡劣矣！其貧乏亦已達於極點矣！而淵明則處之怡然，若不知憂患者，此非離世絕俗，實由其學養之深，有以致之也。其擬法第五首云：

東方有一士，被服常不完。三旬九遇食，十年著一冠。辛勤無此比，常有好容顏。我欲觀其人，晨去越河關。青松夾路生，白雲宿簷端。知我故來意，取琴爲我彈。上弦驚別鶴，下弦操孤鸞。願留就君住，從今至歲寒。

『從今至歲寒』是抱定此旨以終天年，卽歸去來辭所言『樂夫天命復奚疑』者是也。然何以能樂夫天命乎？曰：是卽由自然主義，植其本耳。人之學問，從書契中得來者，皆古人已知之事，已言之理，我能得之，人亦能得之，故其學識終不能出於水平線以上也。惟有極高極深之天資，而又以大自然爲之教科，則其所得始無限量矣！古之聖哲，罔不由此道也。淵明自棄官歸田，卽日與大自然爲伍，亦卽日以大自然爲學，故雖『辛勤無此比，常有好容顏』者，職是故耳。今讀其詩而知其學識之出於大

自然之教本者，不能悉數，舉其最著而尤顯者，如讀山海經第一首，即表明此旨者曰：

孟夏草木長，繞屋樹扶疏。衆鳥欣有託，吾亦愛吾廬。既耕亦已種，時還讀我書。窮巷隔深轍，頗迴故人車。歡言酌春酒，摘我園中蔬。微雨從東來，好風與之俱。汎覽周王傳，流觀山海圖。俯仰終宇宙，不樂復何如！

飲酒第五首云：

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。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

此皆以大自然爲教本，深得自然主義之妙諦者也。世人以『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』爲見道之言，而不知『微雨從東來，好風與之俱』實同一旨趣也。何則？『悠然見南山』是無意中見到『微雨從東來』是無意中遇到，皆含蓄自然，既深且至，而後有此神品之文字，而此神品之文字，則出於自然主義，醞釀濃厚，於不知不覺中，流露而出，豈淺見所可學得耶！

世之論『悠然見南山』者，以蘇東坡之言爲最當。東坡曰：『采菊之

次，偶然見山，初不用意，而景與意會，故可喜也。」又曰：「陶公意不在詩，詩以寄其意耳。」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，「俗本作望，則既采菊，又望山，意盡于山，無餘蘊矣，非淵明意也。見南山者，本是采菊，無意望山，適舉首見之，故悠然忘情，趣閒而景遠，未可于文字精粗間求之。」又王荊公云：「淵明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，如「結廬在人境」四句，由詩人以來，無此句。」按蘇王二人之言，雖均在論文，然知其無意出之，則非有其學養，不能有此文也。昔人言「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，」蓋妙文與妙道真諦，皆由哲人無意中得來，此如真參野朮，非人工所能造也。

正在采菊，而無意中忽見南山，爲自然之極致；正在摘蔬，而無意中忽遇微雨，且兼之以好風，此其天機活潑爲何如耶？二詩同一神妙，而世人只見此而遺彼，抑又何耶？且微雨好風之後，即接以「汎覽周王傳，流觀山海圖，」是詩與學合爲一體，又繼以「俯仰終宇宙，不樂復何如，」是詩也，學也，道也，行也，無不合一。瀟而洽之矣！此古今來爲淵明所獨有，非他人所能幾及也。然其根源，則由於自然主義。試觀其形影神一首而知之。形贈影，影答形，均不能離乎世俗之塵見。獨神釋之，則曰：

大鈞無私力，萬理自森著。人爲三才中，豈不以我故？與君雖異物，生

而相依附，結托既喜，同安得不相諍？三皇大聖人，今復在何處？彭祖愛永年，欲留不得住！老少同一死，賢愚無復數！日醉或能忘，將非促齡具。立善常所欣，誰當爲汝譽！甚念傷吾生，正宜委運去。縱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懼。應盡便須盡，無復獨多慮。

『三皇大聖，』『老少同死，』意雖出於老楊，而不喜不懼，則卽孔子『仁者不憂，智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』之旨也。卽合諸家之學，冶於一爐，亦卽『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』之義也。淵明之學，造詣至此，故對於人生世事，均以不喜不懼處之。觀其臨終時自作挽歌，自作祭文，此種從容不迫之態度，試問往古來今，有第二人否？而此詩此文之妙，則實造詣深至中得來者也。今備錄之。挽歌詩曰：

有生必有死，早終非命促！昨暮同爲人，今日在鬼錄。魂氣散何之？枯形寄空木。嬌兒索父啼，良友撫我哭。得失不復知，是非安能覺！千秋萬歲後，誰知榮與辱。但恨在世時，飲酒不得足。

在昔無酒飲，今但湛空觴。春醪生浮蟻，何時更能嘗！殺案盈我前，親朋哭我傍。欲語口無音，欲視眼無光。昔在高堂寢，今宿荒草鄉。一朝出門去，歸來良未央！

荒草何茫茫，白楊亦蕭蕭。嚴霜九月中，送我出遠郊。四面無人居，高墳正嵯峨。馬爲仰天鳴，風爲自蕭條。幽室一已閉，千年不復朝。千年不復朝，賢達無奈何！向來相送人，各自還其家。親戚或餘悲，他人亦已歌。死去何所道，託體同山阿。

李公煥注陶集引祁寬曰：『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矣，或寓意騁辭，或成於暇日，寬考次靖節詩文，乃絕筆於祭挽二篇，蓋出於屬續之際者，辭情俱達，尤爲精麗，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，古之聖賢唯孔子、曾子能之。見於曳杖之歌，易簣之言，嗟哉斯人！沒七百年，未聞有稱贊及此者，因表而出之。』按祁氏此言，最能識得淵明深處，亦因明悉自然故也。既明自然，自無得失榮辱之念挂於胸中矣！淵明之不可及，正於此等處見之！後人無此學養，如何可妄擬耶！——例如江文通亦爲六朝名家，其擬淵明田園居有句云：『但願桑麻成，蠶月得紡績。』而淵明則云：『相見無雜言，但道桑麻長。』一則悠然自得，而江則置一『願』字，則離自然也遠矣！其泊漈汶云：

歲惟丁卯，律中無射。天寒夜長，風氣蕭索。鴻雁于征，草木黃落。陶子將辭逆旅之館，永歸于本宅。故人懷其相悲，同祖行於今夕。羞以嘉

疏薦以清酌。候類已冥，聆音愈漠。嗚呼哀哉！茫茫大塊，悠悠高旻，是生萬物，余得爲人，自余爲人，逢運之貧，簞瓢屢罄，絳綈冬陳，含歡谷汲，行歌負薪，翳翳柴門，事我宵晨。春秋代謝，有務中園，載耘載紆，迺育迺繁，欣以素臚，和以七弦。冬曝其日，夏濯其泉，勤靡餘勞，心有常閒。樂天委分，以至百年。惟此百年，夫人愛之，懼彼無成，愒日惜時。存爲世珍，沒亦見思！嗟我獨邁，曾是異茲！寵非己榮，涅豈吾緇。捧兀窮廬，酣飲賦詩。識運知命，疇能罔眷。余今斯化，可以無恨。壽涉百齡，身慕肥遯。從老得終，奚所復戀！寒暑逾邁，亡既異存。外姻晨來，良友宵奔。葬之中野，以安其魂。窅窅我行，蕭蕭墓門。奢耻宋臣，儉笑王孫。廊今已滅，慨焉已遐。不封不樹，日月途過。匪貴前譽，孰重後歌！人生實難，死如之何！嗚呼哀哉！

東坡云：『淵明自祭文，出語妙於續息之餘，豈涉死生之旒哉！』余謂世之自命高士達人，於握管屬文，或向大衆演說，或對朋友晤談，罔不以貧富窮達得失死生置之度外，抑若真有得於見道之言者，然偶遇一細微權利，卽睜目而爭，與平時之放言高論，竟若並行不相悖者，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誰與易之乎！惟有淵明其生也若來，其死也若歸，生死既

已置之度外矣。夫尙何得喪榮辱置之胸中哉！此蓋莊生所常贊之天人也夫！

七 立言

淵明之人格學識，固已古今希有矣！然使吾人生於千載之下，猶得徘徊瞻仰於其十一者，則實以淵明之言，猶有存留於今日者耳。否則又惡從而識之哉！如上所舉之詩賦文，固屬其言之一班——如五柳先生傳，歸去來辭，桃花源記，坊間古文選本均載之，茲不備錄——其懷抱其文彩，無不沁人心脾，蓋淵明之於文，固亦沈潛研索其中者也。不然，其才識卽迥異常人，亦安有如此佳文，留於天壤間哉！謂余不信，請觀下述。臧氏不遇賦序云：

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，司馬子長又爲之。余嘗以三餘之日，講習之暇，讀其文，慨然惆悵。夫履信思順，生人之善行；抱朴守靜，君子之篤志。自真風告逝，大僞斯興，閭閻懈廉退之節，市朝驅易進之心。懷正志道之士，必潛玉於當年，潔已清操之人，或沒世以待勤。故夷皓有安歸之歎，三閭發已矣之哀。悲夫！寘形百年，而瞬息已盡；立行之難，而一城莫賞。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，屢停而不能已者也。夫導達意

氣其惟文乎！撫卷躊躇，遂感而賦之。

此賦殆與歸去來辭，同時間所作，蓋慨夫「真風告逝，大偽斯興，閭閻解廉退之節，市朝驅易進之心，」故「懷正志道之士，」不得不「潛玉」也。所謂「當年」者，正壯年時之徵證，而曰「寓形百年，瞬息已盡，」與歸去來辭之「寓形宇內復幾時，」正同一語也。今按淵明棄官，年才而立，既痛斯世之不可以有爲，於是乃思以言傳於後世，故有此「導達意志，其惟文乎」之表示。至其晚年，則造詣既深，則不必爲文而成爲天地間之至文妙文矣！

聖哲於文，不肯苟作，蓋苟作，等於無病之呻吟，不惟言之無物，亦且見嗤於大雅也。故淵明集中，文僅寥寥數篇，實深知此義者，惟詩則爲言志抒情之具，對事對物，無不可寄其懷抱與感慨，以故淵明乃以詩特聞。

古今來評淵明之詩者多矣！而自以能詩者論人之詩，爲最能識其要妙。東坡詩話曰：「吾於詩人，無所甚好，獨好淵明之詩。淵明作詩不多，然其詩實而實綺，癯而實腴，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。」此言「淵明作詩不多，」蓋正因其不多，乃不失「言有物」之文學原則，多則如後世文士，以詩爲名高，卽有佳句，亦無足取矣！且東坡因深好淵明之詩，

乃取而一一和之。自言曰：『古之詩人，有擬古之作矣，未有追和古人者也。追和古人，則始於東坡。』而朱子則曰：『淵明所以爲高，正在不待安排，胸中自然流出，東坡乃篇篇句句，依韻而和之，雖其高才，似不費力，然已少其自然之趣矣！』愚按朱子此言，最爲公允。東坡雖才大如海，然擬之淵明，則如羅襪具六大神龜，及見入定古佛，不免偏袒膜拜耳！

范元實潛溪詩眼曰：『東坡和貧士詩：「夷齊取周粟，高歌誦虞軒。祿產彼何人，能致綺與園。古來辟世士，死灰或餘煙。末路益可羞，朱墨手自研。淵明初亦仕，絃歌本誠言。不樂乃徑歸，視世嗟獨賢。」此言夷齊自信其去，雖武王不能挽之使留，四鄰自信其進，雖產祿之聘，亦爲之出。蓋古人無心於功名，信道而進退，故其名之傳，如死灰之餘煙也。後之君子，既不能以道進退，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，多作文以自名其出處，故曰：「朱墨手自研。」若「淵明初亦仕，絃歌本誠言」，蓋無心於名，雖晉末亦仕，合於綺園之出，其去也，亦不待以微罪行，「不樂乃徑歸」，合於夷齊之去，其進退蓋相似，使其易地，未必不追蹤二子也。東坡作文，工於命意，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，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。』愚按范氏之論，深得東坡命意，其論淵明，「無心於名」，吾以之論詩，則亦以「無心於

詩』而詩特高也。東坡此詩，才氣縱橫，置之歷代詩人間，固不失爲第二乘，然以與淵明原作比，則正未免羅漢見古佛矣！淵明詠貧（廿三）：

淒淒歲云暮，擁褐曝前軒。南圃無遺秀，枯條盈北園。傾壺絕餘粒，闔竈不見煙。詩書塞座外，日昃不遑研。閒居非陳阮，竊有慍見言。何以慰吾懷，賴古多此賢。

試以和詩與原作並列，則如羅漢遇古佛之神態畢現矣！且題名詠貧，惟其貧也，故『詩書塞座外，日昃不遑研』。宛然飢餓交迫，遑論詩書。若夫『朱墨手自研』，則成一風流自賞之學士矣！此與江文通擬詩『但願桑麻成』原作『相見無雜言，但道桑麻長』一比，則『願』者，尙有得失心存乎其間，『人』之爲也，『道』者，舉目一看，綠蔭滿前，何等自然，所謂『天』也，此淵明詩之所以不可及也。

言必有物，不作無病之呻吟，此詣亦惟淵明能之。許彥周詩話云：『陶彭澤詩，顏謝潘陸皆不及者，以其平昔所行之事，賦之於詩，無一點婉辭，所以能爾！』此言亦能識淵明深際。如以淫婦而演講貞節，雖舌粲蓮花，聽之者亦將掩鼻而過之矣！

黃山谷跋淵明詩卷曰：『血氣方剛時讀此詩，如嚼枯木。及縣歷世事，

知決定無所用智。』又曰：『謝康樂、庾義城之詩，鑪錘之功，不遺餘力，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，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，淵明直寄焉。持是以論淵明詩，亦可以知其關鍵也。』又曰：『寧律不諧，而不使句弱，用字不工，不使語俗，此庾開府之所長也；然有意於爲詩也。至於淵明，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，雖然巧於斧斤者，多疑其拙；窘於檢括者，輒病其放。孔子曰：『寧武子，其智可及也！其愚不可及也！』淵明之拙與放，豈可爲不知者道哉！道人曰：『如我按指，海印發光。汝暫舉心，塵勞先起。』說者曰：『若以法眼觀，無俗不真；若以世眼觀，無真不俗。』淵明之詩，當與一邱一壑者共之耳！』按山谷爲趙宋一代詩宗，且與淵明同出江右，其言自獨具隻眼。

東坡曰：『觀陶彭澤詩，初若散緩不收，反覆不已，乃識其奇趣，每體中不佳，輒致讀，不過一篇，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！』然則淵明之詩，兼能醫疾，陳琳檄文，祇能醫一曹瞞之頭風，淵明之詩，實可以醫千古不得志之詩人矣！

陳善撰遜齋語曰：『山谷嘗云：『白樂天、柳子厚俱效淵明作詩，而惟子厚詩爲近。然以予觀之，子厚語近而氣不近，樂天學近而語不近。』子厚

氣懷陰，樂天語散緩，各得其一，要於淵明詩，未能盡似也。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，自謂不甚愧淵明，然坡詩語亦微傷巧，不若陶語體合自然。蓋諸子之學淵明，猶孔門之有四科，各得聖人之一體，而淵明之爲百世詩宗，猶仲尼之爲百代儒宗也。

王昶稗史曰：『情之所蓄，無不可吐；景之所觸，無不可寫。入晉惟淵明，唐惟少陵。』又曰：『杜有全學陶者。陶云：『親戚或餘悲，他人亦已歌。』又云：『衆鳥欣有託，吾亦愛吾廬。』而杜寫懷云：『萬古一骸骨，鄰家遶歌哭。』又云：『羣生各一宿，飛動自驚匹。吾亦驅其兒，營營爲私實。』明明白自陶脫出，但讀陶後二語，殊覺杜之爲煩。』又曰：『李白亦多用陶語。陶云：『揮盃勸孤影。』而李云：『獨酌勸孤影。』陶云：『但得琴中趣，何勞絃上聲。』而李云：『但得酒中趣，勿謂醒者傳。』觀王氏此言，則李杜亦學淵明矣。夫詩以唐代爲最，而諸家無不出於淵明，擬於儒，則猶周程張朱陸王之於孔子，於書，猶歐虞褚薛蘇黃趙董之於羲之也。吾人景仰之爲詩家之祖，誰曰不宜。

予生平於歷史人物，最愛二明二亮。二明者，孔明、淵明也。二亮者，諸葛亮、陶元亮也。明亮之字雖四，實則二人。此二人者，品性之澹泊寧靜同，識

見之深博周密同，學業則不事章句——但觀大略，不求甚解——惟吸古人之長以爲己用同，境遇則力田躬耕，兼好吟咏同，實不啻長松老柏蒼秀巖冬者！其結果，所以略異者，則淵明時無三顧草廬之劉玄德，故一則立功施澤於蜀土，一則吟嘯山水於柴桑耳！吾前言三不朽者，孔明則既以德與功垂之於無窮矣！淵明無功可立，且其德亦非言無以表見於世，此士不遇賦之所以作，所謂『染翰慷慨，屢伸而不能已者也』，此所以『導達意氣，其惟文乎』

八 餘緒

中國學術思想，至宋人理學出而放一異彩，然腐論苛論，亦隨之而生——如『三代以後無完人』，皆所謂閉眼而唱高調者！即行如淵明，而一經宋人之口，即無不可含沙射影，此之亦不可不辨者也。周密癸辛雜識：『劉宰，字平國，號漫塘，潤之金壇人，嘗發明靖節意云：「論語載子在川上一章，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喻，獨程門以爲論道體，其說蓋本於元亮。元亮謂「志彼不舍，安此日富」，惜其寄情於酒而爲學有所作輟也！不然，「總角聞道，白首無成」，所欲成者何事？「脂我名車，策我良驥，千里雖遙，孰敢不至」，所欲至者何所？」此即圖於腐陋之思想，而發爲

無識之苛論也。以若所言，則孔子自謂「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！」又曰：「君子道者三，我無能焉。……」如劉宰言，亦可詰以「學有作輟，不然何以豈敢？何以無能？」乎？如劉宰言，必須設一講壇，編數卷語錄，說若干心性，然後爲有成乎？吾故曰：其腐陋可哂，而苛薄可惡也。今按淵明樂木篇序曰：「樂木，念將老也。日月推遷，已復九夏，總角聞道，白首無成。」此所云云，正自道之謙辭，乃責以「所欲成者何事？」不亦謬乎？卽其詩亦毫無疵瑕可摘，乃必責之於亡何有之鄉，豈非奇哉！今按樂木之詩曰：

采采樂木，結根於茲！晨耀其華，夕已喪之！人生若寄，顛顛有時。靜言孔念，中心悵而！

采采樂木，於茲托根。繁華朝起，慨暮不存。貞脆由人，禍福無門。匪道曷依？匪善奚敦？

嗟予小子，稟茲固陋。徂年既流，業不增舊。志彼不舍，安此日富。我之懷矣，怛焉內疚。

先師遺訓，余豈云墜？四十無聞，斯不足畏。脂我名車，策我名驥。千里雖遙，孰敢不至？

觀此所述，有何瑕癥？「人生若寄，」「志彼不舍，」與孔子川上之歎，

及「朝聞道夕死可矣」之言，正同一旨義，乃必以自道之謙辭，指爲「白首無成」之事，實於淵明固絲毫無與，吾不得不哀劉宰之卑淺也。

乞食一篇，後之論者，亦甚囂塵上。詩云：

飢來驅我去，不知竟何之！行行至斯里，叩門拙言辭。主人解余意，饘餼豈虛來！談諧終日夕，觴至輒傾杯。情欣新知歡，言詠遂賦詩。感子漂母惠，愧我非韓才。銜戢知何謝，冥報以相貽。

東坡云：「淵明得一食，至欲以冥謝主人，哀哉！哀哉！此大類丐者口頰也，非獨余哀之，舉世莫不哀之也。飢寒常在身前，功名常在身後，二者不相待，此士之所以窮也。」今按淵明之隱居也，江州刺史檀道濟，請其出仕，不允，饋以梁肉，麾而去之。又刺史王宏欲識之，不能致，乃令龐通之具酒食，要於路而飲之。顏延之爲始安郡，臨去，留二萬錢與淵明，淵明悉送酒家，稍就取酒，其交際之分明如此，甚至不肯爲五斗米，折腰向鄉里小兒，豈真有如丐者之乞食於村舍哉！然則何也？曰：其移居詩有曰：「昔欲居南村，非爲卜其宅；聞多素心人，樂與數晨夕。」然則此向之乞食者，卽「樂與數晨夕」之「素心人」也。旣已志同道合，偶過其宅而乞焉，故曰：「主人解余意。」「觴至輒傾杯」也。此正如屈子之賦漁父卜居，以

文爲戲，夫何不可？乃不知者，均認爲事實，其亦愚矣！或曰：『以東坡之才，識而爲是言，蓋亦借此以抒其滿肚皮之牢騷耳，豈真認淵明爲丐者？』
煩乎！予曰：然哉！然哉！

又讀子詩云：

白髮被兩鬢，肌膚不復實。雖有五男兒，總不好紙筆。阿舒已二八，懶惰故無匹。阿宣行志學，而不愛文術。雍端年十三，不識六與七。通子垂九齡，但覓梨與栗。天運苟如此，且進杯中物。

此亦遊戲之作也。論此者，惟張廷玉之言，頗爲平允。曰：『杜子美遣興詩云：「陶潛避俗翁，未必能達道。有子賢與愚，何其挂懷抱。」獨山谷云：「觀淵明此詩，想見其人慈祥戲謔，可觀也。」余謂淵明襟懷曠達，高出塵瑳之表，大抵諸郎皆中人之資，期望甚切，稍不滿意，故遂作貶詞耳。况雍端甫十三，通子方九齡，過庭之訓尙淺，可遽以不肖斷之耶？如世俗所論，則古人必皆作譽兒癖而後可也。』山谷又曰：『子美困頓於山川，蓋爲不知者詬病，以爲拙於生事，又往往譏宗文宗武失學，故聊解嘲耳。其詩名遣興，可知也。俗人便謂譏淵明，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。』山谷此言亦中肯，蓋惟詩人能識詩人，世俗均未足語於此也。

興之所至，託之詩歌，以寄其意。故詩人之詩，由興而興者，考之三百篇中，居其多數焉。何則？興者，興也。（按一爲興趣之興，一爲興起之興，然亦可引伸以爲用。三百篇中之興也，皆因詩人之興趣，並感於物而引起者也。故曰興者，興也。）興之所至，或言志焉，或抒情焉，或莊語以陳之，或諧言以風之，無不可也。此詩之所由起也。淵明之詩，如上述乞食、責子諸作，亦莊亦諧，而趣味深長，含蓄不盡，所謂一唱三歎，有遺音者，此境實淵明所獨具焉。而亦莊亦諧，使人百讀不厭者，尤莫如止酒一篇。其詞曰：

居止次城邑，逍遙自閒止。坐止高蔭下，步止華門裏。好味止園葵，大懽止稚子。平生不止酒，止酒情無喜。暮止不安寢，晨止不能起。日日欲止之，營衛止不理。徒知止不樂，未知止利己。始覺止爲善，今朝真止矣！從此一止去，將止扶桑俟。清顏止宿容，奚止千萬祀！

挽歌詩有『但恨在世時，飲酒不得足』之語，是淵明至終未嘗止飲，而此云止酒，意者，會有一時戒飲，故曰『未知止利己』也。然環顧詩局，既已如彼，內付己身，除病老病死於草莽外，終無他法，故重飲耳。此云『清顏止宿容，奚止千萬祀』，是尙存保養此身之思想，然而反覆一究，則『客養千金軀，臨化消其寶』，夫又何爲也哉！故逃於酒以終其天年焉。

復次此詩李注探胡仔曰：「坐止高蔭下四句，余反覆味之，然後知淵明之用意，非獨止酒，而於此四者，皆欲止之。故坐止于樹蔭之下，則廣廈華堂，吾何羨焉！步止於華門之裏，則朝市聲利，吾何趨焉！好味止于嘏園葵，則五鼎方丈，吾何欲焉！大歡止於戲稚子，則燕歌趙舞，吾何樂焉！在彼者難求，而在此者易爲也。淵明固窮守道，安于邱園，疇肯以彼易此乎！」胡氏此言，亦頗識淵明深際。

梁湘東王君臣唱和詩，一則接連用新字，一則接連用春字，然有數處未免硬湊。淵明此詩，無句無止字，而自然流露，全不見斧鑿痕迹，且其所用止字，欲另易一他字而不可得者，文學造詣臻此境地，真觀止矣！真觀止矣！止！止！止！